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第二十五回 聽海外奇談是非莫判 得道中至理邪正攸分

說到從前奇事，居然娓娓堪聽。 憑他以假作為真，愈顯英雄血性。

話說楚材同著文龍聽那人這一番說話，雖覺漏洞甚多，卻是頗堪入耳，而且倒可以借此歇息，亦未為不可。不期正在聽得出神的時候，那人竟忽然停住，將那延壽膏呼吸起來。只得耐性等他約有半刻光景，方見那人又開口說道：

那紅國的國王因見了此信，頓時大怒，想要發作，及至轉念一想，覺得不好。又且他黑國是個著名強國，若然得罪了他，或者就此弄出事來，反為不美，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者是也。如今且把來使搪塞幾句，試探他口風如何，然後再作計較便了。想定主意，把性子捺住，假作歡容地說道：「雖承上國不棄，欲娶小女為妃，只是小女面貌奇丑，恐不足以辱貴國大王衾綢。然既蒙見愛，豈可置之不論？容寡人趕緊著人挑選本國美女數名，立即解送到來，以博王兄快意。即大夫亦可回奏，不知大夫以為如何？」奚大忠在傍察言觀色，料知紅王的意思，決然故意推卻，早已將一番言語打點定當，不怕他不肯依允。等了一回，果見紅王推托面貌奇丑，反又說出好看的言語，說要挑選美女送去，心中不覺暗暗著惱。卻又不露出來，惟哈哈地笑道：「貴公主雪膚花貌，玉骨冰肌，誰人不曉，那個不知？大王何必太謙？且貴公主的顏色實是寡君親眼所見，豈有錯謬之理？」紅王驚道：「莫非大夫弄錯了，小女雖丑，卻是寡人所鍾愛，從不輕出宮關一步。黑王兄卻從哪裡見來？」奚大忠笑道：「原來大王還未知其事，聞得貴公主那日出外進香，適逢寡君也是出關遊玩，所以得睹芳姿。」

紅王聽了想道：聽他所言，似非捏造。只是公主出外進香，寡人怎麼並未知覺？聽他這句說話，是一定見過的了，待少停寡人回宮去查問，便見明白。此刻只得暫且含糊地答應道：「見與未見，寡人亦不必問明，只是寡人僅此一女，實視如掌上明珠，豈能遠嫁他邦，還望大夫善為我辭，寡人自當重謝。」奚大忠道：「若是別的事情，大王有命，即當竭力設法挽回。無如這件姻事，寡君策遣微臣之時，卻曾再三囑咐，說若不能在大王前委婉道達，成就此事，回去必大加責罰。況此係美事，微臣亦只有玉成的道理。想兩國又不分大小，真是俗語說的門當戶對，大王又何必推辭呢？微臣並非定要苦勸大王，也只為平日寡君令出必行，從未遇過拂逆之事。倘然此事不能成就，或者寡君發怒，欲與大王為難，那時只怕大王悔之晚矣。大王不見那封國書麼？若不應允，要請大王簡閱師徒會獵邊關，早已明明露著必動干戈之意。請問大王甲兵能如敵邦之堅利否？將帥能如敵邦之勇猛否？糧餉能如敵邦之富足否？此三項不要說大王自度不如，就是微臣看來亦斷斷乎不及。所以只得苦口相勸，並非為微臣計，實為大王計也。還請大王三思。」

紅王本是懼怕黑國的勢力，今被奚大忠花言巧語說得甚是厲害，不覺心中暗暗著忙，只得回言道：「既蒙大夫美意，容寡人與朝臣商議定了，再為奉覆。今日且請大夫暫在館驛中歇息如何？」奚大忠見紅王有些活動，便立起身來叩辭道：「大王吩咐，微臣豈敢不遵？就此告退，明日再當趨聽玉音。」說畢便辭了出去。當有專司接待賓客的官員招呼著，將奚大忠送進館驛，款待一切，自可不必贅言。且說紅王見奚大忠出去之後，便與眾朝臣商議。有的說此是兩國和好的機會，自然應允為是。有的說我邦本是大國，若將公主嫁與他為妃，豈不辱沒國家，貽笑鄰國？這是斷斷不可依允的。又有的說凡事有經有權，我邦雖比他稍大，卻沒有黑國的強悍，而今黑國兵精糧足，將帥驍勇，我邦承平已久，斷斷不可依允的。況和親之事亦歷來所有，還是把公主嫁他的為是。又有的說道，此事辱國甚矣，萬萬不可應允，為今之計，只須一面將婉言回絕，一面招募勇壯趕緊習練，將所有關隘盡用重兵防守。他不來便罷，他若來時便把他殺個片甲不回，怕他則甚？紅王聽了眾朝臣的議論，似各有理。倒底聽那個的好，反弄得疑惑不定，一時委決不下。只得退進宮去與公主商議。

當下紅王到得內宮，當有王妃出來接駕，一同挽手進宮坐下。卻見紅王面上大有不悅之色，因即啟問道：「大王今日設朝，不知有何難心之事，以致不快，可否說與小童知道，或能代為分憂，亦未可知。」紅王聽了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賢妃你難道還未知道麼？這件事若然論起來，不免先要怪你，還能與寡人分憂麼？寡人看起來，非但不能與寡人分憂，且要比寡人分外的憂慮哩。」王妃驚道：「不知何事是小童不好，而且非但不能分憂，反要加倍憂慮，這是何說？請大王明示，以免小童孤疑。」紅王道：「寡人且問你，鶯粟公主患病初癒，怎麼讓她遠出進香，致遇黑國國王，被他親眼所見。如今特遣使臣下書到來，定要娶為側妃，如其不然，他即興兵前來攻打。這便如何是好？」王妃一聽，還認作紅王故意說這些言語與她頑耍，便笑道：「這是大王來哄騙小童了，公主病癒之後，小童恐怕她勞動，所以只叫她在宮養息，不必前來定省，怎麼會得遠出進香被黑國人所見呢？大王不信，可即著宮女們前去相請公主到來，親自一問便知並非小童瞞蔽大王了。」說畢便回顧宮娥，叫速去把公主請來。宮娥去了不多一回，早聽見環佩之聲，那鶯粟公主已經移蓮步地走來，向父王母妃前叩頭請安已畢，方款款地侍立旁邊，請問相召臣女阿芙蓉何事。原來這個公主乳名本叫鶯粟，後來長大了，不但聰明伶俐，而且體態愈覺鮮豔奪目，如一朵出水芙蓉相仿。故此紅王更加鐘愛，又賜名叫作阿芙蓉……

說到這裡，楚材不覺心中一動，想著這個公主的名兒甚為希奇，怎麼竟與妖怪的名兒相同，莫非果與這個妖怪有些瓜葛麼？正欲問時，只聽那人又說道：

當下紅王見了鶯粟公主並不開口，只是默默地垂頭歎氣。王妃見他不言，只得向鶯粟公主問道：「你前數日為甚瞞著為娘，私自出去進香，以致惹出禍來，帶累父王生氣？」鶯粟公主愕然道：「臣女只因患病新愈，奉母妃的恩命，不敢輕出深宮一步，所以父王母妃前已有一月光景未來定省，怎麼會得私自出去進香惹禍呢？」紅王笑道：「阿芙蓉你果然狡猾，到此地位還要瞞蔽則甚？」鶯粟公主道：「臣女果沒有出去過，怎敢瞞蔽父王母妃？」即使出去母妃亦斷無不知之理，請父王詳察便了。」此時王妃便將方才紅王所說的話，一言不漏地細細說與公主知道。公主起初聽了還是驚訝不已，後來聽到其間，忽覺心中一動，即低頭一想，不覺失聲道：「是了是了，不用瞎猜了，這也是我阿芙蓉的命運不然，以致有這等的孽障纏擾。想將起來，臣女果是被這黑王所見，諒來是冥冥中早已注定，非人力可以挽回的了。」紅王聽阿芙蓉所說的話，認是果真出去，即便對著王妃微微一笑，急得王妃兩頰霽紅，忙問道：「難道你真個瞞著為娘私自出去的麼？」阿芙蓉道：「臣女雖未親身出去，黑國國王卻是親眼見來。」紅王見公主這般不覺大怒道：「這不是胡說麼？既未親身出去，怎能親自去見黑人？你說這些話，豈非有意搪塞，誰能信爾？」阿芙蓉道：「請父王且息雷霆之怒，暫停閃電之威，這事卻有一個緣故在內，且待臣女細細告白。因月前臣女患病之時，醫藥不能驟然見效，心中異常憂悶，曾經許下一個心願，暗暗祝禱蒼天說，若蒙佛天保佑病體即日霍然，即當奏明父王母妃，親至須彌山佛祖廟中還願。然臣女雖有此說，卻是未曾奏過。」

不料那一日女兒病體稍愈，因午後覺得困倦，正在朦朧養息的時候，忽見有幾個宮女內侍到來說，父王母妃下有令旨，命臣女至須彌山進香還願，不必辭別，就此起行。其時臣女覺得病體已痊，身子異常強健，聽說父王母妃有旨，便更換衣服上輿而去。輿前隱隱約約有一員金甲將官，騎著快馬在前開路，臣女也只好是父王派來保護的，哪裡曉得上輿之後，其行甚捷，如在雲霧中一般。耳邊只聞風響之聲，直到出得邊關，將及須彌山地方的時候，方才緩緩而行。「臣女因想聞得王城相離邊關甚遠，怎麼霎時間便能出關？莫非還另有捷徑，亦未可知。不道正在思想之間，忽見有無數黑面兵卒打著黑國的旗號從斜刺裡排隊過去，後面又有多少黑國的文武官員，擁護著一乘七寶虎皮輿緩緩而來。臣女正在懼怕，怎奈所乘的輿反是停住不行。所幸離開尚遠，只得大著膽兒在車中觀看。只見那七寶虎皮輿中坐著一個人，甚是可怕，那臉面不但黑中泛紫，紫中泛黃的難看，就是那部鬚鬚也生得如刺蝟一般亂而且短，滿口獠牙亦有二三寸的長短，也是黑的，就剩那雙核桃的眼睛卻是黃色，滴溜溜對著臣女細看。那頭上居然戴著一頂紫金八寶明珠鑲嵌的七龍冠，身上穿的雖未看清，卻像是穿一件黃緞蟒袍。臣女想來諒是黑王無疑。直到過去之後，臣女所坐的輿

竟自行動，一轉眼間便至須彌山上。臣女亦不知不覺地自到佛祖跟前禮拜，又將籤筒取在手中，向佛祖前禱告求賜終身吉籤，不期剛把籤筒搖動，那支籤忽地跳將出來，當有宮女們拾起一看，見是第一百零九籤，籤上寫著四句詩在上面。此時臣女也還依稀想得出來，但見那籤上寫的詩道：凡事皆由前定，豈能強逆天心？雖曰姻緣非匹，紫霞隊裡橫行。那籤的下面覺得還有些字跡在上，方要細看，忽聽得大吼一聲，佛祖座下突然跳出一隻黑虎，直望臣女身上撲來。那時臣女嚇得滿身是汗，魂魄俱消，頓時一跤跌倒。及至醒來，卻仍在宮中榻上，原來是一場大夢。臣女當時卻不在意，如今想起來，卻有道理。可見這事已是預定的了，若要勉強挽回，反恐至禍。」

紅王同王妃聽她說話，實有情願嫁去的樣子，不覺一齊變色問道：「照你這樣說法，是樂於前去的了？俗語說的女生外，向到了你這年紀，自然要急於嫁人之時了。」阿芙蓉道：「這是父王母妃錯怪臣女了。臣女年歲雖大，像這樣黑色可怕的人，豈是終身所願？不過如今臣女若不肯去，黑國必然興兵前來犯我疆界。想我國偃武修文已久，所有將士均是老弱不堪，豈能與之抵敵？欲乞援於人，恐他國亦畏其強，未必敢來救援。或被他的攻打進來，那時臣女仍要嫁去，豈不更覺羞愧。況臣女所得之夢實是奇異，那籤上的詩句又明明地寫著前定的說話，就不過末後第四句殊難詳解，不知指何事而言。只看那第三句的籤詞似尚可以挽回。為今之計，除非將臣女嫁去，暫解目前之危。臣女雖去，亦不肯輕為失身。三年之內，可保不被玷污。不過這三年之中，惟望父王於此期內，力求富強，趕緊招納賢豪，操兵練將，出其不意地殺到黑國，不獨可以把他的國都併吞，就是臣女亦可原璧回來，不過時日稍緩。然現在除了這條兩全之計，一時間亦無別的急救之策。父王請思如何？」

王妃聽阿芙蓉這一番議論，頓時面目失色，想要阻止，只見紅王長歎一聲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看來也只得依你的了。但是既然嫁去，這三年四年的話也不必提它，從來沒有聽見成親三載，還能夠白璧無瑕的。如今也不必說這些話，明日臨朝竟許他便了。」說畢便到別個妃子宮中去解悶。心中雖有萬千說話，一時卻難說出，只是悶悶不樂。這裡王妃又將公主苦勸，阿芙蓉說道：「事既前定，此時斷難挽回，惟求母妃於臣女起程之後，即懇父王速速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，練成勁旅數萬，三年中不論何時，黑國稍有瑕隙，即暗地發兵前去襲他國都，將那國王除滅，救取臣女。萬望母妃不要把這句話忘卻，臣女就有回國之日了。」王妃聽了雖甚苦切，卻又無法阻止，只得聽其自然。到了次日，紅王賭氣出朝，也不再商議，就把黑國的來使召來，一口允許。當下有些隔日勸阻的臣子，不覺愕然，不知紅王是何意見。又見紅王滿臉不悅之色，便不敢上前請問。只有那個奚大忠，聽得紅王慨然將親事應允，不覺歡天喜地地謝了又謝，又極力地頌揚了幾句，騙著一封允親的復書，方才拜辭回國。一路上的得意自不必說。及至行到黑國王都，他見時候尚早，並不回轉自己衙署，惟叫家人回去，自己就望宮門首來。

早有管宮門的太監迎上前來說：「奚先兒喜笑滿面的好興頭嘛！莫非那件事被你弄成了麼？大王已經問過幾次，說怎麼奚先兒還不回來，甚是掛念。如今究竟怎麼樣了？」奚大忠笑迷迷地答道：「不敢相欺，那事做兄弟的不知費了許多唇舌，方得成就。此刻大王駕在那裡，即煩公公進去代奏一聲，說做兄弟的已經回來，在此候旨。」太監笑道：「這件事能夠玉成，實要算你奚先兒的能耐了，敬服敬服。這件功勞可不小呢，即日就要加官進爵了。將來大王隆寵起來，不要把咱們瞧不起就是了。」奚大忠道：「哪有這個道理！請公公放心，見了大王若有好處，把來分些與你如何？」那太監聽了便欣欣然的趕進去，托內宮太監代奏，說奚大忠在宮門外候旨。

黑王此時正因記掛著這件事情，覺得心亂如麻，橫又不好豎又不好，弄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。忽然聽說奚大忠已回，便覺喜從天降，忙著宮監傳出旨來，召奚大忠駕鸞殿見駕。大忠便整頓衣冠，捧著那封回書，跟了那個傳旨的宮監迴環曲折地走去，直到駕鸞殿來。見黑王已自坐在殿上等候，大忠即忙跪在階下叩頭，三呼千歲已畢，方朗朗地奏道：「微臣前蒙我主恩旨派往紅國求親，幸不辱命，又得著了紅王親筆的書信，因此星夜回來奏知。」奏畢便將回書呈上。黑王大喜道：「姻事成就皆賴卿力，寡人即當從重升賞，以酬卿勞。特不知怎生能得紅王應允？賢卿可將回書取上殿來，待寡人觀看，再行細細地奏與寡人知道。」大忠即忙答應著，將身立起走上殿來，將回書雙手呈上，意欲重複跪下，即被黑王止住，並賜錦墩坐下，然後黑王將那封回書折看，見書中所說的話，紅王甚是謙抑，前面敘了些客套，後面就是允許親事的話。別樣倔強的話，卻一些也不有。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果然成就的了，這叫做上蒼庇佑，天賜良緣，照此看來，寡人的國運正未可限量也。」

正在得意的時候，忽然想著了一事，便道：「且住。寡人想紅王也是一國之君，手下謀臣武將諒亦不少，怎能不費張弓支箭，便肯憑一紙國書將愛女嫁為側妃？莫非其中有甚詭計麼？」奚大忠道：「誠如所論，臣到那國見了紅王之時，便將玉旨呈上。紅王見了那書之後，起初頗覺嗔怒，本是不肯。那些在庭文武面上又均有不悅之色，幾乎難以成就。直到後來臣以利害說之，方得紅王回嗔作喜，命臣於賓館中暫住，自己回宮去與王妃商量了一夜，然後次日應允。不是微臣誇口，若然他人前去，一定不能如願的。」黑王大喜道：「卿真才識俱優之人，寡人得卿，實無異如魚得水了。只不知何日可以娶來完婚，也須早早定見，以免寡人等待心焦。」大忠奏道：「這事恰極容易，微臣因知主上性急，故臨回國時曾與紅王言明，說奏明大王之後，即送聘禮，前來迎娶公主。大王只須將聘禮備齊，命欽天監揀定吉日，微臣即可復往，何必勞大王憂慮呢？」黑王笑道：「卿辦事週到，固非他人之所及，真所謂先得我心矣。如今就著人傳旨與欽天監，命他趕緊揀定吉期，愈近愈妙。」又因奚大忠辦事有功，著先賞給黃金百兩，白銀千兩，以酬其勞。只俟紅國公主娶到之後，再行加官進爵。當下奚大忠得意非凡，謝了恩出來，至宮門首便對管門太監將所賞的對他說了，謝他一百兩白銀，叫他明日到府中來取，自不必說。

再說不多幾日欽天監已將吉期揀定，呈送進去，黑王便命備辦聘禮，召奚大忠進去，將吉期與他說知，命他即日前往。奚大忠看見許多物件，都是金碧輝煌，目中罕見的實物，便領了出來，也不敢過於擔擱，當時就收拾了，命人將一切禮物裝在幾輛車子上面，趕緊起程。自己騎著馬押之而行。此時黑國文武朝臣，方都知道這事成就，背地裡自有一番講論，此刻且丟過一邊。再說奚大忠押著車輛不多幾日就到了紅國國都，進宮去朝見，將聘禮呈上，又將吉期奏明。紅王也無可如何，只得收了，傳諭公主叫他整備，一面就點了一文一武的官員，卻都是王親國戚，命他們僱定船只護送公主前去……

說到這裡，文龍不覺大吼一聲道：「這些胡言亂語，那知真假？大哥竟以為真，不要聽了，快去吧。」楚材方欲回言，忽那人似乎吃驚的模樣，就從那人身邊擁起無數的黑氣，黑氣之中竟然鬼叫起來。文龍大怒，就向腋下將劍拔出，不料那把寶劍剛一出鞘，又聽得吱吱地幾聲鬼叫，霎時間狂風大作，飛砂走石，對面不能相見。文龍、楚材兩人雙目難開。要知究竟是何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